

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
吳中文獻小叢書之五

七
姬詠林

七姬詠林序

昔聞楚昭遊樂、要姬從死、蔡越兩姬、一許一違、迨乎赤雲夾日、不辭害身、乃有越姬、慨然引決、曰、妾死王之義、不死王之好也、又聞蓋將邱子、蓋亡不死、其妻勵節、陳說五榮、恥不同生、爲夫先殉、嗚呼、知此者可、以論七姬之事矣、七姬者、淮張據吳時、行省左丞潘元紹妾也、夫其魚貫同行、蛾揚不妬、三心五嚙、共肅宵征、故素新繡、成工手迹、固已比同鄭穆之房、聚過密康之數矣、無何鳴環動佩、遠遶方囊、濡褐焚衝、糜郭遽警、左丞力禦輜攻、守同沂督、夫差有水犀之甲、田單無火牛之軍、蚩蚩絕援、風鶴日迫、乃環顧衆婦、諭以自裁、七姬風慕貞風、亟聞往典、以爲埋輪墊馬、將軍既願爲國殤、填土闔門、列屋亦何憂內辱、公義既得、私恩亦酬、共命朱絲、全此白璧、蓋其齊心耦意、砥節成仁、不能如朝雲河間、退敵樓上、自當爲綠珠金谷、効死官前、將戒熊羆以二心、先驅狐狸於地下、此卽越姬死義、蓋妻全忠、明明千秋、皎皎同志、以視巴郡之歌、黃鳥止有三貞、淄水之殉、杞梁惟傳匹婦、穉前罕儷、於事尤難、而左丞之弗克踐言、則非所計也、後之議者、歸惡於潘、致悼七姬、謂爲威脅、是以酷視白刃之身、比以霍碎春紅之舉、得毋苛論、有類靈言、今者一抔黃土、消沉瘞玉之區、三尺青珉、零落眞珠之字、貝君既勤、重勒銀鈎、廣徵瓊什、續劉向之頌、勝繪屏風、當度尚之碑、爭題蠶白、絃絕流響、香燭益芳、娃宮樂涓之地、皆臺都麗之鄉、表此貞蕤、上孚冥

七姬詠林序

二

感、舞停歌寂、月苦霜嚴、或隨屣而步處、或披雲而嘯侶、煙霏鶴唳、音采如聞、豈非靡俗之晨鐘、羣嬉之警
鐸乎、

嘉慶二十五年、春二月、甘亭彭兆蓀撰、

七姬詠林

七姬志辨

潯陽張羽七姬權厝志云、七姬爲江浙行省左丞潘元紹側室、元紹將出師、召謂曰、我受國重寄、義不顧家、脫有不虞、若等當自引決、毋爲人辱、一姬跪而前曰、主君遇妾厚、妾終無二心、請先君死、毋令君疑也、遂入室自經、六人者、亦相繼經死、論者奇其節、而悲其遇、予有以知其說之不然也、當是時、兵臨城下、勝負尙未可知、就使勢窮力竭、主帥不免、七人者、義不受辱、罵賊而死可也、毀面割耳、截髮斷臂、誓無他志可也、陽爲歡悅、出奇計以報主、萬死不顧可也、焉有鋒末及交、城未及破、立譏之頃、而遽自引決哉、楊用修疑之是已、顧以七姬之死、爲出於潘之逼之、則又不然、僞周據吳、元紹以勳成任闔外、酌酒嗜殺、視人如草芥、其行事固不足論、顧方其時、元紹非有必死之心也、迨其後士誠之亡、元紹亦未嘗以身殉也、已則偷生、而責人以死、此必無之理矣、成師以出、而先殺其愛妾、此又必無之情矣、借曰有之、是七姬之死、死於逼、非死於殉也、其事亦曷足傳、且夫士誠一白駒場亭民耳、據高郵、陷平江、圍嘉興、始要王爵、繼請三公、非有除暴救民之志也、特以元末奸雄並起、乘時竊據、不過陳友諒之續耳、七姬皆良家子、識時務、明去就、以元紹失身匪人、味擇木之智、有累卵之危、必相與盱衡時勢、開說大義、慷慨激烈、涕下霑襟、謀

適不用、繼之以死、是卽古人尸諫之意、蓋猶冀主之一悟也、考其死時、在至正丁未七月、而士誠之亡、卽在是年九月、嗚呼、如七姬者、可謂賢而有識者矣、元紹以姬之死於諫、懼其事之彰、而已被惡名也、思有以掩之、而張羽者、迎其意而飾之詞、卒之七姬之志、雖非實錄、而數百年後、猶得因其人而想見其事、則甚矣其欲蓋而彌彰也、文待詔跋是篇、多微辭、亦春秋責備賢者之義、而於七姬之所以死、未有以表章之、吾不可以不辨、芝軒潘世恩撰、

七姬權厝志論

嘗觀古之史氏所載貞妃烈婦、能識節義決死生而不顧者、恆曠世而一見、今乃於一家一日而得七人焉、可謂奇矣、此明潯陽張來儀七姬權厝志之所由作也、而後之成敗論人者、因貶淮張、遂貶元紹、而并七姬死事之烈、張來儀諸公表章之美、亦多深文刻覈、沒其苦心、噫、可慨已、余攷淮張、奮身輕俠、雄視東南、旋降元、授太尉、歲輸糧於大都、屢拜元帝龍衣御酒之賜、不可謂非元臣也、以無遠略、卒爲明俘、然其息民保境、愛士重賢、雖不受羅致者、亦曾未戮辱之、其度過明祖遠甚、及其亡也、老嫗猶呼爲張王、則其遺澤在人、實不異晉之張軌、五代之錢鏐、而被執不屈以死、又與陳友定比烈、是已不得以乘時竊據者擬之矣、且夫明祖起白草澤、與元爲敵、潘元紹爲淮張之愛婿、實爲元之陪臣、義固不當帝明也、當吳城圍急、失利歸、呼七姬而語、以受國重寄、義不顧家、何其壯也、七姬卽相繼引決、卽以是明其志、又以激元

紹之必死、可云烈矣、而論者以元紹降附明祖、爲弗克踐言、然攷明史、元紹兄元明降明、仕爲行省平章、又署雲南布政司事、而不言元紹之仕明、則元紹之末臣於明可知、又攷楊廉夫詩注曰、僞吳駙馬僭某國亡伏誅臺城、廉夫同時人、所記當不誤、夫於明爲伏誅、卽於元爲殉國、且攷明興雜記、徐達破平江、明祖令械元紹等至金陵、士誠對明祖語簡傲、李善長痛賢之、元紹有慍色、明祖謂逆黨終難制、殺而梟首、又僞吳雜錄、元帥命元紹勸士誠降、乃密語士誠、暫忍數日、從者泄其語、因以詐降被殺、是其處汙積慮、冀得一當、大事去矣、人之云亡、七姬旣殉主於前、而元紹終殉國於後、曾何嘗以後死負七姬哉、若夫七姬之死、謂出於元紹逼迫、論者多引楊升菴跋語爲證、而升菴則專引高季迪詩詞爲證、夫季迪當日不應淮張之聘、元紹爲張氏親臣、自與氣類不同、故於七姬殉節事、惟寓憑弔而不詳始末、此由心薄元紹、然亦未嘗言其逼迫也、矧季迪天性貞介、不妄涉筆、觀其於淮張敗後、僅有吳城感舊一詩、比以趙佗劉表、亦頗如其分量、非若楊廉夫當淮張盛時、有上張太尉諸詩、及其敗後、乃稱僞吳及鑄笛子而貶之、卽季迪與廉夫素稱不合、而全集中亦無一字及之、則其生平筆墨矜重可知、使七姬是時果因逼迫而死、其事旣不足傳、季迪又何屑爲詩詞以悼之耶、嘗觀成化間張習題季迪詩後、亦言七姬相繼請自經、並不言潘之遁迫、又曰、高因近事、雖書之而不及其貞烈、此真得季迪心事者、升菴之論、自矜剋獲、不特誣七姬、亦且誣季迪矣、或以楊廉夫金罍美人詩、言元紹酌酒嗜殺、升菴或因是疑之、然石崇斬行酒美人、

七姬詠林

六

酷孽幾無人理、其後綠珠卒効死金谷、豈亦崇驅迫之耶、矧隆平紀事載士誠女隆安公主、於城破時自劉於盤門新橋、吳民憐之、且見元紹爲厲、因立廟麗娃鄉、祀爲土神、稱駢馬府廟、中僅塑公主象、言張不言潘者、以明初魏觀事、懼塑元紹象干禁也、一門節烈、互相輝映、劉夫人齊雲一炬、流芬千古、人不以張氏不終而薄之、又豈可以元紹不終而輾轉輕議七姬哉、尤可怪者、顧云美諸人妄拾文衡山餘論、以張來儀、宋仲溫、盧公武、爲七姬撰文書篆、稱爲仲昭殘客、不知淮張當日、開賓賢館以致天下豪傑、故海內文章技能之士、如陳基、張憲、張、悉仕於吳、之三子者、果令臣於淮張、亦如韋莊之於蜀、羅隱之於吳、越而已、然攷明史宋克傳曰、張士誠欲羅致之不就、宋公如此、則張盧二公可知、又明祖平吳、凡張氏客、如楊孟載輩、皆誦從臨濠、獨三人不與、則三人既非張氏客、其不爲潘氏客、更可知已、况衡山跋中、亦曰賓賢盛時、三公與楊廉夫、高季迪俱號高適、不爲所屈、由此觀之、衡山當日、自以曾拒宸濠之聘書、此以寄懷抱、詎可以僂首執筆四字、卽用爲羅織經耶、又攷吳寬平吳錄、最爲直筆、淮張遺事、尤不少假借、獨於七姬死事、則大書曰、張來儀爲志、以表其烈、假令當日、果有漁聚雉經之事、則錄中於元紹、豈無貶辭、而來儀亦必早騰諛墓之謗、又何表烈之足稱哉、至云美以三公久處圍城不去、爲非不知仲溫公武皆蘇、產來儀亦久寓於吳、且其時與淮張逐鹿走者、越則有方國珍、閩則有陳友定、楚則有陳友諒、廣則有何真、蜀則有明玉珍、金陵則有明祖、滄海橫流、去將安適、但令不爲所挽、卽處危地、亦何害耶、或又引王元美

稱升菴跋語、爲漢廷老吏、以實楊識之不謬、然元美亦嘗謂升菴工於證經、而疎於解經、詳於稗史、而略於正史、詳於時事、而不得詩旨、求之宇宙之外、而失之耳目之前、此真元美持平之論、而升菴所言多違公、是亦於此可見矣、吳中貝見香居士淵雅嗜古、搜得此志原本、重付鈎楊、陸明經、博采舊聞、思以定此事、是非惜世多震於楊說、卒無有相與論定者、夫淮張以天日不照、不幸而國亡身慘、元紹出處材智、初何減於梅殷李堅輩、徒以時勢遷革、而禮賢下士之美、亦多湮諱不傳、至七姬以弱女子同時舍生取義、自可與日月爭光、又得張宋諸公詞翰以表彰之、蓋棺論定、而後似可無異詞矣、乃不幸遭滄桑之變、於生前、更不幸觀雌黃之口於身後、文人輕薄、實可塞心、信如所言、此志既非佳傳、而居士與此片石共語、又何足爲嘉話乎、余爰取淮張已事論之、淮張之是非既定、則元紹之是非亦定、而七姬之是非自更無不定、此卽張來儀諸公當日表彰貞烈之微意也、雖使升菴諸君復起、不易吾言矣、道光元年元旦、錢唐陳襄之書於吳中澄懷堂、

七姬權厝志徵詩文啓

嬸昔居齊女之門、爰訪七姬之事、廟貌空存、遺蹤已渺、徒向夕陽憑弔、絕無舊跡堪尋、按之傳志、七姬者、淮張左丞潘元紹之側室也、勇非荀灌、難救圍城、節比綠珠、甯甘碎玉、徘徊故址、惆悵奚如、厥後數載、購得權厝志、撮本於同郡蔣氏之池上書堂、因重摹入石、貯之寶嚴帖中、姓氏歷然、芳徽宛在、七人同志、千

古垂聲、曹娥傳子叔之碑、詞工黃絹、清娛見河南之志、字妙銀鈎、今冬養疴多暇、檢點家藏、彙錄昔賢詩詞跋語、凡若干則、并友人題詠、合刊一集、以存吾吳故實、嗚呼、玉鈎斜畔、誰弔宮人、銅雀臺中、徒傳歌伎、較其風烈、獨擅芬芳、但塘之所集、桂漏猶多、惟冀大雅君子、讀書有見、摘錄惠示、繕付蠶梨、以成全璧、前題後跋、并求元晏之篇、短什長歌、並望少陵之句、庶藉生花妙筆、膏馥重新、佇看瘞玉幽光、儀型不沒云爾、嘉慶己卯子月、平江貝璠拜啓

七姬權厝志

此行石本篆書

七姬皆良家子、事江浙行省左丞榮陽潘公、皆爲側室、性皆柔慧、姿容皆端麗修潔、善女紅、翦製文繡、經手皆精巧絕倫、事其主及夫人、皆能以禮、其羣居、和而有序、皆不爲怙寵恃美之行、公每聞閨閣婦女能以節概自立者、歸必爲語其事、皆應曰、彼亦人爲耳、公笑曰、若果能耶、及外難興、敵抵城下、公日臨戰、一旦、歸召七姬、謂曰、我受國重寄、義不顧家、脫有不宿、誠若等當自引決、毋爲人恥也、一姬跪而前曰、主君過妾厚、妾終無二心、請及君時死以報、毋令君疑也、遂趨入室、以其帨自經死於戶、六人者、亦皆相繼經死、公聞之曰、何若遽死耶、實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、以世難弗克葬、乃斂其屍、焚之、復以其遺骸、瘞於後園、合爲一塚、公還其封、且泣曰、是非若所安也、行營高敞地而遷焉、時以日薄、故未暇爲志、及踰月、始狀其事、屬羽將勒石、追瘞於塚、側嘗觀古之史氏所載貞妃烈婦、能識節義決死生而不顧者、恆曠世而

一見、今乃於一家一日、而得七人焉、吁、不奇矣哉、乃列其姓氏於石、而系之以銘、程氏、蜀郡人、年三十、生女一人、生奴、翟氏、廣陵人、年廿三、徐氏、黃岡人、年二十、生女一人、不惜、羅氏、漢州人、年廿二、卞氏、海陵人、年與羅氏同、彭氏、與卞氏同郡人、年與徐氏同、段氏、大甯人、年十八、其先死者也、公名元紹、字仲昭、實宋魏王廷美之裔、其先以避禍、易今姓、未復云、銘曰、

生也同其天、死也同其時、而瘞又同其封、壤樹蕭條、匪子之宮、尙卜高原、以永無窮、潯陽張羽、懷、東吳宋克書、婁江盧熊篆蓋、

蘇軾志高青丘詩注參校補缺字以方圈別之

宋仲溫書、國初第一、七姬帖、又宋書第一、楊用修絕重此書、特爲重刻、而記其後、七姬死事、用修論之詳且當矣、至其書則稍稍失真、不若此刻爲當時真本可玩也、余旣獲聞楊論、又購得舊物、意殊愜云、跋於嘉靖壬戌二月、至萬曆辛巳十月重裝、易宋經紙書文仍舊云、世懋、

先奉常生平無所好、惟究心書畫、凡經其鑒賞者無不精妙、此帖結構遒美、墨光燦然、信爲初本、宜珍藏之、勿作尋常觀也、辛丑秋七月、弁山後人鑑識、

七姬墓志、原石已佚、搨本不可得、卽楊用修翻本、亦流傳絕少、此尙原刻、搨法精良、墨光如漆、後有王敬美員炤二跋、審定詳密、更可寶貴、因屬方君文炯、重刻入寶嚴帖中、以公同嗜云、時嘉慶甲戌三月、平江

貝塘識於經畝堂

題七姬權厝志

見前刊不鈔先後

高啓弔七姬塚詩

香玉連珠棄草根、仙遊應逐墜樓魂、孤墳掩夜香初冷、幾帳留春被尚溫、佳麗總傷身薄命、艱危未負主
多恩、爭妍無復早歌舞、寂寂蒼苔鎖院門、

又弔七姬辭調寄多麗

情娥媚呼天、試問如何向人間、生成尤物、等閒又把消磨、揉羣花亂飄塵土、毀聯壁碎擲煙波、漫說無雙、
傾城曾數、八人少箇六人多、一般樣細腰、烏髻、高髻峨峨、
奈千戈筵上、豔曲忽翻、做帳中歌、忍教受項絳、素帛、渾忘記臂上結紅羅、翠被都閒、玉鈿盡落、魂遊應去
馬嵬坡、誰能發香奩解看、怕肉尚溫、和堪腸斷、空樓月落、廢院春過、

陳基羣珠碎辭

繡紋刺綺春纖長、蘭膏鬢髮瓊肌香、芳年豔質媚花月、三三兩兩紅鴛鴦、翠靴踏雲雲帖妥、海棠露濕燕
支朵、冶情粉作蝶戀花、新曲從翻玉蓮鎖、畫堂銀燭天沈沈、揚眉一笑輕千金、明珠買得綠珠心、欲揮魚
腸搗妖魅、主君勿疑心似醉、一宵痛擊羣珠碎、門前鐵騎嘶寒風、奇勳解使歸元戎、

楊士奇跋

七姬唐志、張來儀文、宋仲溫書、余得之姑蘇王汝玉、七姬皆潘氏妾、不負其主、俱死於一日之間、可謂烈矣、而其文其書、亦皆奇也、

文徵明跋

僞周據吳日、開賓賢館、以致天下豪傑、故海內文章技能之士、悉萃於吳、其陪臣潘元紹以國賊元勳、位重宰相、雖酗酒嗜殺、而特能禮文下士、故此石出於倉卒之際、而一時文章書字、皆極天下之選、羽字來儀、一字輔鳳、海陽人、元末避地來吳、入國朝爲太常司丞、其文清雄峭拔、足以配古、克字仲溫、長洲人、國朝爲鳳翔府同知、博學任俠、其書稱逼鍾王、熊字公武、崑山人、國朝爲亳州知州、篆籀之精、獨步一時、方賓賢盛時、三公與楊廉夫、高季迪、俱號高邁、不爲所屈者、今不免亦爲之絕首執筆、其禮羅之勤、有可知者、昔人謂時衰代替、武人所好、涉於衣冠、觀此有深感焉、

楊慎跋

國朝眞行書、當以宋克爲第一、所書七姬帖文、其冠絕也、然其事則可疑、七姬之死、蓋出於潘之逼之、謂不幸則可、非殉節也、平居則擾雜子女而漁聚之、一旦有變、恐樂他人之少年而雉經之、潘之惡甚矣、宋之書人多珍之、故其帖盛傳、適以播淫惡耳、元末士風類如此、上下荒淫、裁胥及溺、欲不亡得乎、余舊料

七姬詠林

一一一

其情若此、近觀高季迪弔七姬多麗詞、其事情信無疑矣、吁、可憐哉、

釋正詣跋

右升菴先生所跋七姬志文、其辭工、其旨切、蓋千古不易之論也、世之觀此志者、皆歎七姬之一時赴死、爲難能、而莫究其所以死、不亦謬乎、此卷乃維岳道兄所藏、辛丑夏、假歸客廨、書此於後、

沈白跋

仲溫爲國初書家第一、世所傳本、僅見其章草耳、小楷不數見、七姬志風神散朗、得晉人逸韻、此乃爲竺蘭所藏、已西夏四月、重遊吳苑、偕柳舫筍谷過木葉齋、縱觀名跡、并記歲月、竺蘭爲余言、茲刻於隆萬間、爲俗僧所毀、世僅存二本、此其一焉、右正詣沈白二跋於顯氏義石刻本後墨跡錄出

王世貞跋

七姬志銘、爲潯陽張羽撰、東吳宋克書、文既近古、而書復典雅、有元常遺意、足稱二絕、其事大奇而不情、楊用修跋、可謂得其隱、而漢廷老吏也、

厲鶚詩

潘將軍識將招吳、出戰未北摧羣珠、雉經聊酬貫魚龍、鬼妾肯奉他人娛、齊雲綺羅付一炬、無此高文照千古、春深誰上七姬墳、月明曾過三興土、張士誠府基取三興土築成謂長興嘉興宜興也

王鑒姑蘇志

七姬墓在郡城東北隅、潘氏後園、張羽作權厝志、

盛錦詩

烽煙一夕遍金閭、列屋蛾眉盡洗妝、大義分明歸視死、小星三五夜爭光、魂遊月榭常連袂、花發春墳有衆香、却恨降幡他日樹、九原無處覓潘郎、

翁方綱詩

潘郎作計何匆匆、販鹽九四作婦翁、昆岡一炬玉何罪、至今氣吐仍白虹、平江後園石欄畔、程霍徐羅下彭段、楊廉夫已感金盃、陳敬初來些珠貫、幾人北郭驢詩壘、八體南宮參隸體、彈丸走馬落花叢、搖蕩秋光照江水、家依禪龕石重勒、東吳好手摹不得、謂楊用修翻本跋到新都又月峯、多少高墳無此刻、繡紋髣髴金薤書、夜涼環珮疑有無、不合陳髯舫子上、爲寫長橋玩月圖、

楊基詠七姊妹花

紅羅門結同心小、七蕊參差恨春曉、盡是東風女兒魂、蛾眉一樣青螺掃、三姊娉婷四妹嬌、絲窗虛度可憐宵、八姨秦國休相妬、腸斷江東大小喬、

何焯評云、此弔潘元紹七姬也、孟載爲淮張丞相府記室、明初安置臨濠、詠物多微詞、玩第二第三句

七姬詠林

一四

可見、

屠隆法書攷

宋仲溫居南宮、自號南宮生、所書七姬權厝志、國初與周伯琦書金姬志並稱墨妙、今金姬志石久泐、七姬志石尙藏陳嗣初家、

張習題高啓詩後

姬皆良家子、事江浙行省左丞潘元紹爲側室、元季釋騶、潘統兵出治、而姬皆笄年、幼未破瓜、潘因逗遛、其幼者請自經、餘繼之、時戒嚴、權厝居第後圃、潯陽張羽志、郡人宋克書、人多學宋書、嘗傳其文、然莫知瘞所、高先生因近事、雖書之而不及其貞烈、但微喻墜樓如綠珠耳、茲因空方錄補之、非敢後也、咸化丙午春二月望、邵晚生張習譚志姑蘇蘇維補遺後、

顧荅跋

張羽宋克盧熊、皆爲潘仲昭客、七姬時歸府且立敗、三人顧優游園城之中而不去、何耶、非此志則後世安知三人之爲仲昭客也、七姬以三人傳、而三人以七姬累、文人筆墨、亦不可不慎、

汪孟錫詩

魏公席卷弁山來、赤龍船燒心膽灰、飛炮忽碎士信首、滎陽左丞何爲哉、七姬都是良家子、倉皇兵逼姑

蘇里君受國恩應自理、妾受君恩更何俟、一姬先行餘盡起、徘徊攬輓今生已、此時貴主知安在、元呂妻
爲周龍
安公、此際焚駭淚空灑、西門掩鑿又潛奔、事見平
吳錄東城稿葬竟誰徙、巾幘由來媿丈夫、終隨降將擲戈安、
齊雲樓下通天火、玉甯蘭摧恨不殊、仲溫書妙宛鍾繇、靡望姓氏傳千秋、吁嗟乎、廟無觚稜塚無突、上虞
孝、溧陽貞、後先永銘堅石、

汪仲汾詩

西風黃葉吳宮秋、中山銳旅趨湖州、左丞屯軍膽遽落、赤龍破却三千舟、豐容盛鬋金屋貯、國事急矣甯
綢繆、死生若輩細事耳、倥偬尙到將軍憂、沙盆一敗勢尤削、八門鉦鼓千貔貅、率先者一繼者六、報君尺
輓他何求、館號賓賢昔全盛、前席往往延枚鄒、埋香後圃值倉卒、猶仗文筆旌封邱、張王大事縱已去、紹
其培也同戚休、錦衣玉食恩况厚、軍門降表何心投、責人則明已則暗、泉臺應替須眉羞、片石出土嘉靖
世、張銘宋字人間收、珠擢玉隕足千古、安用史冊嘉名留、同時就義記約略、劫火孰問齊雲樓、

朱醜詩

鬚髯惜死况巾幘、又况妾媵及韶質、潘郎有美六餘一、藝色相亞無妬嫉、關心蕙態和且秩、重兵壓境主
戰栗、顧謂諸姬宜努力、段姬閒語不待畢、從容蹤步入幽室、練巾繞項懸玉骨、六姬相繼意如壹、倉皇甯
具哈與襲、焚尸藏骸塚無突、知燭荒園久蕪沒、百五十年方始出、此事未見前朝冊、田橫葛誕稱氣激、洛

七姬詠林

一六

鐵之徒丈夫烈、嗟嗟諸姬婉而弱、死義千金莫能奪、一之爲甚作者七、不顯其名采風責、君不見、小憐后服承恩澤、重奏琵琶世代王宅、續命菖蒲化荊棘、

徐枋跋

人非死之難、而處死爲難、非能死爲難、死而能得其所爲難也、賢者誠重其死、匹夫慕義、何處不勉焉、若七姬者、可謂得死所矣、其行芳、其志潔、身殉大節、一死重於泰山、雖古烈士何以加諸、夫觀於七姬、而世之無從顯而死者皆愧矣、嗟乎、等死也、猶不能無少遜焉、而況於不死者乎、

張損詞

錦帆明、水香浣出幽貞、是誰家女郎祠宇、龍蛇猶動雕甍、捧金槃府中舊宴、歌玉樹江上殘兵、哀紹無謀、隗囂就困、可憐不顧美人生、有何限風雲奇氣、戰鼓伴威靈、峨峨貌、燕支化鐵、翡翠成冰、卻匆匆昇來、薨葬、重勞幼婦碑銘、柳垂垂、棠田香火、花漠漠、繡字庵經、亂世夫妻不如雞犬、泥涂婦面也難行、尙分別、姬妾恩怨、嗟語幾時醒、誰習井、齊雲樓上、火爆春星、調寄多麗

題千墨庵重摹七姬志石刻隨作隨刊不敘爵齒

陳文述 題庵

王府廢基宮巷曲、滿地靡蕪春雨綠、月明來弔七姬墳、何處青山可埋玉、乳燕雛鶯各妙年、七姬當日最